

山海经

传说

异兽记


刀螂◎著

翻开这本书，就如同踏上了一段旅程，它会带你走进《山海经》的世界，漫步在绵延不绝的大荒中，穿梭于凶相毕露的妖兽间。在那里，我们的祖先正穿越五千年的风沙，踏着文明的足迹踽踽独行。

1

一部记录
上古妖兽时代、
探源中国神话真相
的瑰异小说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打开尘封的荒古之门， 一个全新世界就此揭开神秘的一角

上古时代，妖兽横行。

大战前夕，东夷储君嬴费出使华胥，归途遭遇怪兽袭击，全军覆没。

国王皋陶刚躲过飞头撩偷袭，继而又中蛇蛊，生命危在旦夕。

体弱多病的小王子伯益救父心切，前往南方的青丘山，寻找九尾白狐。

獠狙、饕餮、栲杌、穷奇、混沌……一个个怪兽相继出现。

巨人、犬人、蛟人、菌人、飞天女巫……一种种怪人陆续登场。

幕后真凶到底是谁？

小王子能否平安归来？

……

答案，就在这部书中！



关注华夏历史，好书等你来
“私想者”的悦读时光
新派生活深度悦读“倡导者”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ISBN 978-7-5596-3443-6



定价：36.00元

山海经

传说

异兽记



刀螂◎著

1

一部记录
上古妖兽时代、
探源中国神话真相
的瑰异小说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海经传说. 1, 异兽记 / 刀螂著. -- 北京: 北京
联合出版公司, 2019.10
ISBN 978-7-5596-3443-6

I . ①山… II . ①刀…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50747 号

山海经传说 1 异兽记

作 者: 刀 螂
责任编辑: 管 文
封面设计: 颜 森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华夏墨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发行
三河市东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46 千字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16 印张
2020 年 3 月第 1 版 202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96-3443-6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 59625116

目录

引子	001
第一章 飞头撩	007
第二章 天犬	013
第三章 蛊蛇	021
第四章 九尾狐	029
第五章 飞天女巫	036
第六章 巨人	043
第七章 羯狙	050
第八章 龙龟	057
第九章 腾蛇	064
第十章 饕餮	071
第十一章 视肉	079
第十二章 盘瓠	087
第十三章 犬戎	094
第十四章 穷奇	100
第十五章 天狼	107
第十六章 女戚	114
第十七章 狻猊	121

第十八章	獯猪	129
第十九章	尸果	135
第二十章	狰狞	143
第二十一章	鲛	151
第二十二章	梲杌	158
第二十三章	混沌	166
第二十四章	兜傒	172
第二十五章	菌人	179
第二十六章	巴蛇	186
第二十七章	刑天	194
第二十八章	虫落	206
第二十九章	蛟人	215
第三十章	赤鱗	226
第三十一章	大鲸	237
第三十二章	奚仲	244

引子

那是一个用龟甲和兽骨记录文明的时代，野狼与家犬刚刚分开。但，精美的黑陶已经流行，人类开始冶炼青铜。

隆冬时节，寒风凛冽，深山峡谷中一队人马缓缓而行。两边的山峦并不算高，但却极陡极长，好像是一条绵延千里的大蛇被神斧居中剖开。

山上白石嶙峋，寸草不生，谷底溪流潺潺，却漆黑如墨，不见一条游鱼。

山是死山，水是死水，在阴沉浑黄的天幕之下，显出一片肃杀之气。

走在队伍最后面的是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只见他朱衣玉冠，目光炯炯，在这白山黑水之间显得格外扎眼。他似乎感到有些不安，颈上那颗南瓜大的脑袋不时向两旁张望。山上的石头个个都奇形怪状，如同野兽在冷眼窥视猎物，随时都可能猛扑过来。

在老者前面，金甲护体的武士骑在高头大马上，排成了长长的一列。他们披散着头发，个个后背箭囊斜挎长弓，黝黑的肌肤露在外面，看上去孔武有力。

山路不算窄，足够四匹马并驾齐驱，但路面坑坑洼洼、碎石满地，右边就是黑水河，一不小心就可能掉进去，所以大家都贴着左侧山崖缓慢前行。

突然，老者勒住套马绳，抬头仰望阴霾的天空，一片晶莹的雪花飘落在鼻尖，瞬间化成了水。不知为何，他那张原本已被冻得僵硬呆板的脸上，居然闪过一抹笑意。

这一耽搁，队伍已行出十余丈，老者策动胯下骏马，一口气越过金甲卫队，追上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公子费。

“公子，大雪就要封山了，必须赶快走出大峡谷。”老者高声喊道。他的声音一大半被呼啸的山风吞没了。

作为皋陶王长子，东夷国的储君，公子费身上有一种天然的高贵气

质。虽然只是弱冠之年，但他已经身高九尺，力拔千钧，俨然人主之姿。

公子费胯下骑的并不是一匹马，而是一头独角兽。这怪兽外形似马，但额上生角，足踏虎爪，通体洁白，与其背上一身白衣的公子费相得益彰。

公子费给自己的坐骑取名皓月，它比世上最高大的马还要高出一头，行如疾风，静若处子，不用套马绳，也不用鞭子驱赶，随时都能洞察主人的意图，坐其背便如平地坐毡，既稳又软。

公子费对太傅管革的警告不以为意，只用眼角轻轻一扫，问道：“太傅，大泽还有多远？”

公子费的音量不高，但却声声入耳，太傅管革高声应答：“公子，尚有五里之遥。”

太傅话音刚落，公子费突然轻轻一拍皓月，绝尘而去。老管革猝不及防，急忙回头对卫队长飞羽喊：“快，保护公子！”

飞羽是公子费的贴身侍卫，也是东夷国第一神箭手，出身于善射部族有穷氏。多年以后，他的子孙后羿带领部族驱逐了姒相，成为夏王朝的第六位帝君。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此时的飞羽，将要迎来人生中最艰难、最恐怖的时刻，而他却浑然不觉。

没等太傅说完，飞羽早一马当先冲了出去。不过，他的平凡坐骑怎敌得过神兽皓月，如是平地大道尚可奋蹄狂奔，但在这崎岖山谷中却无论如何也跑不起来。

飞羽猛力抽打马背，那马受不住疼痛，一声嘶吼向前冲去。然而，刚冲出数丈，却突然马失前蹄。飞羽心知不妙，立即扔掉手中套马绳，身体顺势向前抛到半空中，他一个鹞子翻身，随即又一个大鹏展翅，平稳地落在地上，回头再看自己的坐骑，已跌进了乌黑的溪水中。

这时，公子费早已不见踪影，飞羽无暇多想，迈开大步向前追去。他的速度如此之快，顷刻间便在数丈开外，将太傅等人远远甩在后面。

没过多久，飞羽奔到一处弯道，转过去便见一片黑水大泽映入眼帘。不远处，公子费正站在皓月身旁，驻足远观。飞羽舒了一口气，轻轻走过去，在公子身后两丈远的地方止住。

这大泽是峡谷溪流的终点，它就像一口大锅，四周所有的山溪都在这里汇集，然而只有空桑山上的水是黑色的。白山流黑水，据说一千年来都是如此，然而却没有一个人能勘破其中的奥秘。



风声如号，呜呜作响，夹带着雪片打在脸上，如同利刃划过一般。然而奇怪的是，水面却纹丝未动，上方还弥漫着一层淡淡的黑雾，使整个大泽看上去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透着无尽的神秘。

两个人就这样静静地站着，一直都没有说话，约莫过了一盏茶的工夫，太傅带着金甲卫队也赶上来了。

公子费回过头，说道：“太傅，由此向北五十里有座尸胡山，我和飞羽走一趟，你带金甲卫队继续向东，回去向大王复命。”

老管革一听此言，吓得扑跪在地上，翘着白胡子喊道：“公子万万不可！我听闻那尸胡山上有诸多猛禽异兽，极为凶险，且大雪即将封山，如不尽快回东夷，万一被困在这里，后果不堪设想！”

“太傅说得没错，大雪就快封山了，你还是赶紧带着卫队回王城吧。”公子费同情地看了老管革一眼，跨上皓月，准备向北而驰。

管革本是有扈氏大首领，由于学识渊博，加上对涂山王室忠心耿耿，皋陶王对他十分器重，让长子费五岁便拜他为师，委以太傅之职。

公子费对这个古板的老头并不反感，只是相处多年，对他的脾气秉性非常了解，知道他对自己看似严厉实则宠爱有加，关键时刻总会让步，在父王面前更是处处维护，所以通常并不买他的账。

老管革见此情形，知道公子费决心已定，而自己王命在身不能同去，急忙喊道：“如公子定要上那尸胡山，还请多带侍卫，以防不测啊！”

公子费见太傅让步，便停下来对飞羽说：“你挑四名金甲卫士，多带箭支。”

飞羽原先的坐骑虽然回来了，但马蹄受伤，浑身是水，不能再骑。于是，他跨上了一匹备用的马，随即喊了四个人的名字，跟着公子费一行六人顺着山路向北行去。

这条路上没有了黑水河，路面也较为平坦，走起来轻松许多，四名侍卫远远跟在后面，飞羽与公子费并驾齐驱。

“阿羽，你怎么不问我为何要上尸胡山？”公子费问道。

飞羽目视前方，尽量驱马往旁边走，把平坦的路中央让出来给公子，顿了一下才回答：“我想公子一定自有安排。”

公子费皱了皱眉头，说：“我听闻尸胡山上有一种巨齿虎，高五尺，

长丈余，凶猛异常，因此想捕一只回去献给父王，你觉得如何？”

飞羽小声道：“大王定会非常高兴。”

“错！父王最讨厌阿谀奉承之辈了，何况我从华胥归来，尚有王命在身，中途却跑去打猎，他定会勃然大怒。”公子费说着扭头看了飞羽一眼。

“我想，公子一定自有安排。”飞羽把刚才的话又说了一遍。

“飞羽，我发现你变得越来越无趣了。”失望的表情在公子费脸上一闪而过，随即轻拍皓月向前驰去。

公子费与飞羽同年而生，从小一起玩到大，曾经是那样亲密无间。然而，弱冠礼以后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那一天，公子费站在皋陶王身边，在瀛台上接受万民朝拜，飞羽心中某些东西破碎了。

飞羽没有追上去，看着公子费那雪白的背影，心想：你注定要成为东夷的王，而我只不过是你的家臣，君与臣的界限，我怎敢僭越呢？

“你听说过视肉吗？”公子费突然又停住，回头问道。

飞羽追了两步，道：“没有，那何物？”

公子费面露笑意，道：“据说是一种上古神物，生在千年古松之下，其状如牛肝，有双目，食其肉可补虚益损。”

“尸胡山上有此神物？”飞羽终于明白了此行的目的。

“不错，尸胡顶峰有数株千年古松。”公子费等飞羽行至身旁，才又驱动皓月前行。

“可是，大雪将要封山，倒不如等明年天暖再来。”飞羽小心建议道。

“视肉有土遁之能，正因为天寒地冻才无法遁走，等天暖就逮不住了。放心吧，这点雪封不了山。”公子费自信地说。

“可是，太傅说……”飞羽有些迟疑。

公子费打断他的话：“太傅只是不想让我上尸胡山罢了，他向来自谓多智，实则迂阔。不必管他，咱们天黑前赶到尸胡山，找一处山洞，将麋鹿烤来吃了，岂不美哉，哈哈。”说罢，公子费甩开众人向前驰去。

这支东夷使团从华胥都城平阳出发时，虽然也带了充足的干粮，但他们一路上搭弓射箭，野味唾手可得，干粮几乎没动，公子费所说的麋鹿正是昨天傍晚飞羽在杜父山中射死的。

出了空桑山，道路变得越来越平坦，六人快马加鞭一路疾行，终于



在天光消失前赶到尸胡山，住进了山洞。

这个山洞口小肚大，进深百余步，是个天然避难所。不知何人在里面积了许多干柴，四名金甲卫士很快生起火堆，山洞顿时变得暖烘烘，体内的寒气渐渐被驱赶出来。

山里夜风原本就大，加上又是风雪天，此时山洞外狂风怒吼，如鬼哭狼嚎一般。然而，这些金甲卫士个个身怀绝技，胆气过人，根本就没放在心上。大家一起张罗，很快将麋鹿剥皮分解，架在火上烘烤。

“出了峡谷便有人烟，太傅他们这时已经住进民宅了吧？”其中一个侍卫小声嘀咕。

“民宅有什么好的，还不如跟着公子在这山洞里吃鹿肉。”另一个侍卫说。

飞羽轻咳一声，两人顿时安静下来，小心地翻转火上的鹿肉。

“公子，这里很安全。”飞羽将山洞从里到外仔细检查了一遍，走到公子费面前禀告。

然而，飞羽的话音刚落，公子费却脸色大变，盯着飞羽道：“你听，洞外好像有人在求救。”

飞羽顿时紧张起来，侧耳倾听，然而除了呜咽的风声，并未发现什么异状。这荒山野岭的地方，人迹罕至，又是风雪夜，不可能有人，大概是公子费连日奔波产生了幻觉，或者是把风吼兽嚎错听成了人声。不过，这种话飞羽却不敢说出口，于是装作吃惊的样子，抬头问守在洞口的两名卫士：“你们听到了吗？”

那两个卫士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露出一副无所适从的表情。显然，他们和飞羽一样，并没有听到什么求救声。

公子费脸色煞白，原本盘膝坐在皮毡上，这时突然跳将起来，大声叫道：“不好，是太傅！”说罢便往山洞外面跑。

此时洞外漆黑一片，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公子费出去，飞羽赶紧将他拦下，道：“公子请少安毋躁，我先出去看看。”说罢，他系上箭囊，抓起大弓便往洞外走去，走到洞口时，又回身对四名金甲卫士嘱咐道：“保护好公子，我去去便来。”

飞羽一离开山洞，太傅管革的求救声便立即消失了，公子费又坐回皮毡上，低头沉思了片刻。突然，他心中涌起一种不祥的预感，忙问那

四名卫士：“你们刚才真没听到太傅求救？”

四人齐声道：“回报公子，没听到。”

公子费一拍脑门道：“不好，定是山鬼作祟，飞羽此去凶多吉少。”说着，他又往洞外走。

卫士当中有头脑清醒的，急忙又将公子费拦下，道：“公子的安危为重，飞羽将军箭无虚发，山鬼也奈他莫何，咱们不如守在山洞，等天亮再去寻找。”

公子费被这一拦，稍冷静了些，双拳一击，道：“说得有道理，那就再等等。”

鹿肉已经烤焦了，散发出刺鼻的臭味，然而谁也没有理会这些。公子费站在洞口不停地踱步，可能是刚才叫声太凄厉了，他的手微微有些颤抖。

“救命啊！公子，救我！”突然，同样凄厉的叫声再次传来，不过这次声音的主人并非管革，而是飞羽！声音很近，就在洞口旁边！

公子费来不及细想，一个箭步冲了出去。山洞外面没有想象的那么黑，在雪光的映衬下，整个世界显得清幽而诡谲。有个黑影，一闪便消失了。

“站住！”公子费大叫一声追了上去。然而，只追出十几步，他便停了下来，一步一步向洞口退去。午夜的风寒让他变得清醒了，这显然是一个圈套。

公子费回到山洞，看见四名金甲卫士守在洞口，并没有跑出来保护自己，心中不由得恼恨起来，抬脚去踢一人的屁股，骂道：“一群无胆之辈！”

公子费立即发现事情有些不对，被他踢中的那个卫士顺势倒了下去，手臂还刮倒了旁边的另一个卫士。他急忙上前察看，一股寒气从腰眼顺着脊柱直往上蹿，一直蹿到了后脑勺，整个后背都冷飕飕的。

一眨眼的工夫，四名金甲卫士全都死了！最诡异的是，他们的死状都很平静，既无搏斗的迹象，也无恐惧的表情。对此，只有一种解释，对方出手太快，以至于他们不仅没有来得及反抗，甚至还没来得及害怕！

突然，公子费听到身后传来窸窣窣窣的声响，他慢慢转过身子，便看到了有生以来最恐怖的一幕：那是一头庞然大物，它长了一颗人脑袋，



如水桶一般大小，头顶钻出两只巨大的山羊角，那张丑陋的脸上没眼睛、没鼻子，只有一张血盆大口，口中参差不齐地排列着锋利的虎牙。怪物长了一具牛身，三条豹尾，除了四只铁锤一般的牛蹄，在人头与前蹄之间还长了一双人的手臂，那两条手臂向上抓举着，露出腋下两只硕大的牛眼！

怪物在对着公子费笑，诡异地笑，还发出婴儿哭泣一般的怪叫！

第一章 飞头撩

东夷国，偃城。

从西北冰原地带刮来的寒风如同一位愤怒的煞神，在王城上空咆哮了整整一夜，至黎明方才止息。气温骤然下降，身在王城的人们立即感到了切肤之寒，先前所期待的暖冬随之化为泡影。

天空中浓云压顶，一场大雪即将覆盖偃城。守城官嬴师身披铠甲站在城楼上，看着远处的山川旷野，胸中感到一阵莫名的憋闷。一夜之间，护城河已被冰封，有那抄近路的人正小心翼翼地踩着冰面向岸边走来。受恶劣天气的影响，城楼下等待进城的人不足往常的三分之一，出城的就更少了。突然，嬴师手中的令旗一挥，随后便有人高声喊道：“开——城——门——”下面传来嘎嘎的声响，城门大开。

与此同时，宫城里姑莱王后正带着贴身侍女，急匆匆地向公子伯益居住的纤羽轩赶来。气温大降，她担心体弱多病的幼子受寒气侵扰。

不过，王后还是多虑了，昨夜风起时纤羽轩的宫女便已经燃起炉火，并为公子加盖了皮裘。此时，炉火旁的公子正聚精会神地在一块龟甲上刻字呢。

“益，你又忘了太祝的叮嘱，冬日养藏，当早卧晚起。天寒地冻，况你又大病初愈，为何要这般早起？”姑莱王后板着脸责备道。嘴上虽然这样说，但看到儿子如此用功，王后心中还是十分高兴。

公子伯益出生时，正值犬戎入侵、东夷内乱，姑莱王后孕七月而产，以至其先天不足，体质虚弱。宫中曾有传言，称伯益活不过三载便会夭

折，幸赖太祝奚仲回春妙手，以良药调和阴阳，补虚益气，如今伯益已至舞象之年。然而，公子的体虚之症尚未根除，每到冬季伤阳耗气之后便极易卧榻，媯莱王后怎能不加倍呵护疼惜？

伯益见母后到来，连忙收起刻具，躬身施礼道：“母后教训得是，益儿记下了。”

王后点点头，上前抓起伯益的手，正欲询问他刚才所刻何字，却见伯益脸上露出一副忧郁之色。王后心里一紧，忙问：“怎么，益儿，你哪里不舒服吗？”

伯益抬头看着王后，眼神飘忽不定，犹豫再三才说：“母后，昨天夜里益儿做了一梦。”

媯莱王后这才放松下来，抓着伯益的手贴在自己脸上，笑问：“一定是个可怕的梦吧？”

伯益感觉一阵暖流从双手传遍全身，他眨了眨眼睛，忧郁之色稍稍淡了些，认真地点了点头：“是的，非常可怕。”

王后说：“那么，益儿就把那个可怕的梦讲给母后听吧，还是你已经忘记了？”对伯益这类体虚的孩子来说，做噩梦如同家常便饭，不过他往往在梦醒后很快就忘掉。

“不，我记得很清楚，昨夜我梦到了兄长，不，我梦到的不是兄长，而是……”伯益似乎回想起梦里可怕的情形，打了个激灵，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恐惧。

王后并没有催问儿子，只是拉他坐在木榻上，攥着他的手轻轻摩挲着，并用坚定而充满鼓励的眼神看着他。这眼神中包含了天地间最伟大的情愫——母爱。

伯益似乎从中获得了勇气，头稍稍抬起，斜望着石壁上那张木弓，说道：“那是公子费的脑袋，它从窗外飞了进来，像蝴蝶一样飞舞了一会儿，最后停在我的榻前，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很痛苦地看着我，慢慢地，它的眼睛里流出了红色的泪滴。我很害怕，从榻上爬起来拼命地逃跑，然而无论我跑到哪里，只要一回头，就发现它跟在身后。突然我脚底一滑，仰面跌倒，然后就醒了。母后，你说，兄长他是不是……出事了？”

听完伯益的讲述，王后似乎也陷入了莫名的惊恐，身子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她下意识地松开伯益的手，说道：“益儿，那不过是一个梦，



费儿跟随太傅管革出使华胥国，很快就会回来的。你好好休息，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说罢，姑莱王后起身离去，但走到门口却又突然回头，说：“益儿，这个梦你要把它忘掉，不要再对其他任何人讲，包括吉光，好吗？”

吉光是太祝奚仲的幼子，也是公子伯益最要好的玩伴。作为东夷地位最尊贵的巫师之子，公子伯益相信，吉光也拥有他父亲某些神秘的力量，原想请他帮自己解梦，如今却被母后禁止，心中不免有些奇怪，但看着母亲少有的严厉面容，他知道还是不问为妙，于是随口应道：“益儿明白。”

伯益送走母后，又回到炉火旁重新拿起刻刀，在龟甲上认真刻写起来，半炷香之后，光洁的甲壳上出现了两个复杂的古字：饕餮。

饕餮是上古凶兽，据说为战神蚩尤的铜头所化，只要它一出现，便会兵戈四起，天下大乱。其音如婴儿，极为贪食，而且最喜食人。昨日，长大夫子献为公子伯益讲书，说的便是这残暴贪吃的饕餮。

伯益看着龟甲上的文字发呆，脑海中浮现出昨夜的噩梦。那情形至今历历在目，很难让人相信是虚幻的梦境。

突然，只听“啪”的一声，伯益只觉左手一麻，刚才还紧握着龟甲居然不翼而飞。他吃了一惊，抬头望去，只见女娇正站在门前，满脸得意地看着他笑，那片龟甲正在她手上。伯益知道，女娇曾受异人指点，学了一些奇诡之术，隔空取物他已见识多次了，因此也并不以为意。

“伯益，你刻的什么呀，如鬼符一般。”女娇公主看了一眼龟甲上的字，并不认识，又丢还给了伯益。伯益一时没有接住，龟甲掉在了地上。

“是兄长，伯益兄长！”伯益一边捡起龟甲，收入匣中，一边纠正这位小自己两岁的妹妹。这种纠正几乎每天都在上演，但女娇公主却从来都是直呼其名，一次也没有称过兄长。虽然她与伯益都是姑莱王后所生，但在她眼里，可能只有公子费才称得上是兄长。

果然，女娇公主并没有理会伯益的纠正，继续说道：“伯益，我听说昨夜金甲武士捉了一名犬戎奸细，父王正要审问，我们一起去理苑看看如何？”

“你自己去吧，我没有时间。”虽然伯益对女娇的提议很有些心动，但还是拒绝了她，因为他昨天便和吉光约好，要一起去校场练箭。

作为一名涂山人，骑射之术不精简直是一种耻辱，而伯益并不想以体弱为借口。在这个力量统治世界的洪荒时代，只有强者才能被当作猎人，弱者只能被当作猎物。

公主正要劝说伯益，吉光急匆匆地走进纤羽轩，他带来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伯益，大王叫你去理苑。”

“好极了，”女娇公主拍手笑道，“一定是审讯犬戎奸细，我也要去！”

理苑是东夷治狱之所，执掌理苑的官员称为大理，主管国内司法审讯。如今的大理，正是长大夫子猷，公子伯益的授业之师。

理苑在宫城的东南角，三人离开纤羽轩，绕过瀛台，顺着朱雀大道一路向南，快到城门时折而向东，就会看到一个由盘龙巨柱撑起来的圆形大棚，这便是理苑。

这时，理苑门前除了金甲武士，还有四位朝中大臣，他们分别是太祝奚仲、太宰季狸、太尉伏豹和大理子猷。太祝奚仲和大理子猷见到伯益兄妹，急忙施礼，其他两人则只是颌首示意。

依照东夷法度，万民只拜大王和王后，官员只拜自己的长官，伯益和女娇虽贵为王子与公主，但因为身无官职，所以大臣无须参拜。

伯益扫视众人，太祝掌祭祀、太宰掌政务、太尉掌军事、大理掌刑狱，这些朝中重臣悉数到场，看来那个奸细非同小可。然而，为何父王让自己参与此事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过了大约一炷香的工夫，头戴金冠、身披紫袍的皋陶王率金甲侍卫来到理苑。伯益已经半月未见过父王了，今日一见，发现他虽然身躯依旧伟岸，但眉宇间却显得有些憔悴。

众人跪拜礼毕，皋陶王正要进理苑，却突然看到了女娇公主，正色道：“娇儿，你为何在这里？”

“父王，我也要去审犬戎奸细。”公主自幼便天不怕地不怕，此时自然也毫无惧意，仰头说道。

“胡闹！金甲武士，将公主带回凌霜阁，禁足三日！”大王一声令下，立即有两名武士将公主带走了。伯益看在眼里，虽为女娇着急，却也无可奈何，只能低头随父王走入理苑。

整座宫城中只有两个圆形建筑，一个是位于正中央的瀛台，它既是



大王起居之所，又是朝中议政之处，另一个便是眼前这个理苑。

理苑虽在宫城内，伯益以前却从没有进来过，只是听过许多关于它的传说。有人说，由于这里杀戮太盛，因此阴魂奇多，盘龙柱便是用来镇压阴魂的；又有人说，苑中养了食尸兽，囚犯被处死后便拿去喂它；还有人说，理苑下面有一座白骨山，凡是被冤死的人就会化作白骨民，白骨民不吃不喝也不能动，却可以转眼睛。这些传说，伯益并不相信，但此时走进理苑，心中却不免有些忐忑。

理苑的外墙由东海寒石砌成，通体黝黑，冰凉彻骨，高丈余。进入苑门后，再向里走三十余步，才是由盘龙巨柱支撑的理苑大堂。伯益走进大堂，立即便闻到隐隐的血腥味，同时身体被一股阴冷之气裹挟住，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走在后面的长大夫轻轻推了伯益一下，他这才猛然回过神来，默默向父王走去。

理苑大堂没有窗，将门一关便漆黑如夜，好在四周点了无数铜盏，保证了堂内的光线。堂上有一石墩，皋陶王坐在上面，四位重臣分列左右，伯益站在了大王的身后，两旁有十余名金甲武士执枪而立。

皋陶王看了子献一眼，说：“大理，把犯人带上来吧。”

大堂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小门，子献对着左侧小门高声喊：“大王有令，带人犯。”

子献的声音原本只是比平时略高，但在空旷的圆形大堂中，瞬间被无限放大，犹如洪钟一般，伯益猝不及防，吓得差点叫出声来。

子献话音一落，左侧小门里立即走出三个人来。两个中等身材的武士，押着一名少妇，在距离大王十步远的地方站住了。

那少妇二十余岁，美艳绝伦，一袭红衫之下，白皙的肌肤若隐若现。与此同时，龙肝花的香味从她的身上飘散开来，压过了堂内的血腥气。此人一出现，大堂里的气氛立时发生了变化，好似寒冰遭遇了烈焰，顿时化水消融。

大王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注视着。大理一指那女子，叫道：“妖妇，见到大王还不跪下！”

那红衫女子莞尔一笑，双膝着地，向大王盈盈施了**肃拜礼**。她虽然行了礼，但从表情来看却毫无恭敬之意，子献正要发作，皋陶王摆摆手，说：“下拜何人，报上名来。”